

《佛國記》印譯研究與傳播（六）

許尤娜

三、最具公信力的英譯本：理雅各《佛國記·漢僧法顯天竺求法行記（A.D. 399-414）》（一八八六）

一八八六年牛津大學出版了理雅各的佛教學術代表作《佛國記·漢僧法顯天竺求法行記（A.D. 399-414）》（*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被公認為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稱譽最佳的譯本。¹在英譯儒家九經之後，七十一歲的理雅各得力於艾德博士（Dr. Eitel）及相關中國佛學研究的出版（*PREFACE, viii*），對於漢文與佛學已有更完善的新熟。因緣際會得到印僧南條文雄（Bunyiu Nanjio，一八四九—一九一七），贈予高麗大藏經善本（*good and clear text*），以及出版商的印刷技術上全力配合，使其書在形式上呈現出圖文並茂的悅讀效果。

理雅各以牛津大學漢學教授之專業眼光，堅持在書末附錄「直式」印刷的高麗藏《佛國記》全文，此舉對當時西方出版界乃是技術上的大挑戰與新突破。書中〈序言〉特別感謝南條文雄提供高麗大藏經的美麗印本；更感謝「東方讀物」出版社彭伯利（J. C. Pembrey）先生，協助解決所有漢文鉛字直排印刷會遇到的問題。此外，隨《佛國記》所述佛陀生平，在佛生處（頁六十五—六十七，二三張）、佛成道處（頁八十八—八十九，二張）、及般泥洹處（頁七十，三張），理雅各有意識地隨著譯文主題，附錄九張²繪製精巧的佛傳插圖（詳下書影一之11）——取自杭州刊印的一部《釋迦傳》。³筆者認為：高麗藏的直式漢文，以及精美的佛傳插圖，使此書展現不同以往的「悅目」效果，是理雅各英譯本流行與不朽的一種美學因素。下面是理雅各譯本（筆者轉印）封面、內頁書影：



諸天讚賀（頁1）



乘象入胎（頁65）



成等正覺（頁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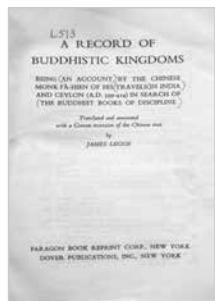
在其〈序言〉（Preface, vii），理雅各略述他閱讀及英譯《佛國記》經歷的階段，筆者以爲頗能說明他如何以二十

：一八四八年萊德利所附三張對比，即可見出其精緻程度

下面九張理雅各英譯本精選的《釋迦傳》插圖，與



↑ James Legge (1886) 1956年紐約重印本 內頁出版說明



↑ James Legge 1886英譯本之1956年紐約重印本 封面



James Legge (1886) 所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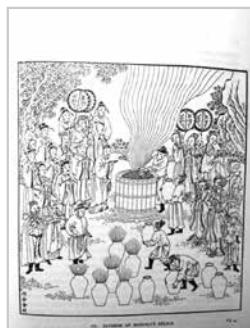
James Legge (1886) 中文文本依日本永安年間沙門玄韻重刻高麗藏本



節標注；下有文字校正）（標題 / 西曆 / 牛津大學印刊）



雙林入滅（頁70）



均分舍利（頁70）



擲象成坑（頁66）



六年苦行（頁88）



臨終遺教（頁70）



九龍灌浴（頁67）

（書影一之2：理雅各《佛國記》（1886）精選9張《釋迦傳》插圖）

年沈潛，作為英譯的前行準備，在此將之分成五點呈列：

第一、僑居香港期間，《佛國記》是儒學經典之餘的小品「悅讀」。

第二、一八七〇年艾德出版《中國佛教學習手冊》，《佛國記》是佛教典籍，有助於中國宗教的研究。

第三、一八七八八年，與博頓（Boden）學院的梵文及漢學家Davis博士，在牛津大合開《佛國記》。講課之餘，譯出前半部《佛國記》。

第四、一八八五年，獨立開講「法顯傳」之前，重譯舊文，並將後半部譯出。

第五、一八八六年，在牛津出版。

英譯工程歷時七年，一邊研究授課一邊進行翻譯。

爲了裨益讀者，承襲法譯本方式，將原本一氣呵成無所標點的文本，分作四十章；⁴並在書末高麗藏文本，作出分段標記（詳上面書影），便於閱讀時的英漢對照。書中人名之拼寫方式，理雅各亦用心區分中國人與印度人，中文人名採用莫理遜（Morrison）的拼寫法，因爲南方官話比起北京話更貼近法顯時代的發音。而印度人名之拼寫，則依照艾德博士（Dr.Eitel），稍作修正，以兼顧新舊。關於注解，理雅各同樣樣爲西方讀者考慮

，寧願盡可能提供詳細而可能稍嫌冗長的訊息，以讓讀者「學習」到更多「佛教」知識。「人們閱讀如《法顯傳》這樣的書籍，所獲知識遠勝於說教材料；這是我素有的經驗。」⁵譯文及注釋完成後，還得到戴維斯博士（Dr. Rhys Davids）精心審訂。⁶

理雅各於從心所欲之年出版《佛國記》英譯，譯前已經長年積澱儒家經典的英譯經驗、正式翻譯之時嚴謹參考西方最新佛教研究成果、譯後復得當代梵漢專家審訂，可謂集大成之作，出版後即得到極高推崇。評論者皮耳斯（Thomas W. Pearce）指出，法文譯本出版後半世紀，終於出現足以符合瓦特斯基許的「忠實，並有注釋與評論的（英文）譯本」；並預言此譯本「將受到廣大讀者的讚許」。⁷皮耳斯並指出理雅各英譯的「開創性」作法，即，慎重關注「作者」的生平事蹟！理雅各在其〈序言〉以二頁篇幅仔細介紹法顯，並洞察地指出：了解求法者的內在性格及佛教修練，有助讀者理解其求法歷程，並享受其行旅敘述。⁸

中文學者劉文龍、王邦維及宋立道，皆會對《佛國記》英譯情形，作過綜合研究；而張艷則將萊德利的英譯納入考察，其〈《法顯傳》四個早期英譯版本的比較考察〉，除了總觀四種英譯本譯者、出版機構、出版時

間、譯本特點；還檢討劉氏、王氏及宋氏三位學者的疏誤處，⁹ 雖然深度有限，然面向較為完善。

（未完待續）

註釋：

1. 石門，〈理雅各與《佛國記》〉，收在楊曾文主編，《東晉求法高僧法顯和《佛國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10—10），頁111—111。
2. 除了前述八張，在譯文頁一之前，附「諸天慶賀（成道）」（The devas celebrating the attainment of the Buddhahood），故理雅各全書共見九張釋迦傳附圖。
3. 理雅各在其〈序言〉對這些精美附圖之出處，如下說明：“The pictures that have been introduced were taken from a superb edition of a History of Buddha, republished recently at Hang-chau in Cheh-kiang, and profusely illustrated in the best style of Chinese art. I am indebted for the use of it to the Rev. J. H. Sedgwick,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¹⁰ 譯為「本書的插圖，來自浙江杭州最近重印的一部《釋迦傳》。這
4. 這種將文本分章的方法，已見於雷慕沙法譯本；不過理雅各指出，是德籍學者克拉普羅斯將雷慕沙的法譯分成「四十章」；他沿用四十章的分法，唯有三、四章小異。（見PREFACE, viii）。
5. 理雅各指出，這些所謂「冗長的」注釋，主要參

本書裝幀高雅、圖文並茂；其中的中國畫尤為精美。這應該感謝尊敬的漢學家塞奇威先生。」參見石門譯，〈理雅各與《佛國記》〉附錄，收在楊曾文主編

，〈東晉求法高僧法顯和《佛國記》〉，頁221—224，〈東晉求法高僧法顯和《佛國記》〉，頁221—224。

三四〇。筆者目前無法確定理雅各所依據的杭州印本究竟書名為何。然在越南學者阮氏鶯一份插圖研究中

，偶然發現：乾隆時期（一七九四）刊行、同治己巳（一八六九）重印的《釋迦如來應化事跡》（越南社

會科學通信圖書館館藏，圖書編號：G48）有二五八幅釋迦傳插圖，其中阮氏引為例示的「九龍灌浴」（會議論文集，頁七十五下），與理雅各所附（頁六十九左），雷同度極高。阮氏鶯該論文〈從漢文文化圈看越南漢籍中的插圖本：以《如來應現圖》為中之〉宣讀於「第二屆文獻與進路——越南漢學工作坊」會議論文集（110—17年十一月十九日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

4. 這種將文本分章的方法，已見於雷慕沙法譯本；不過理雅各指出，是德籍學者克拉普羅斯將雷慕沙的法譯分成「四十章」；他沿用四十章的分法，唯有三、四章小異。（見PREFACE, viii）。

5. 理雅各指出，這些所謂「冗長的」注釋，主要參

- 考下列書目..漢文典籍..艾德博士《中國佛教學
籍》(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 ..斯賓塞(E. H. Spence)著《東方禪經》
(Eastern Monachism, 1850)及《佛教書本》(Manual
of Buddhism in its Modern Development, 1853)
..戴維斯《希臘禁書說講義》(Hibbert Lectures)
, 《東方聖書——佛經》(Buddhist Suttas in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轉載於《希臘基督教
進會會刊》的佛學文章..及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印度學部(Indian Institute)藏書。 (見
PREFACE, ix)
- ◎本段話參照PREFACE, viii-ix。
- ◎原文如下：“A faithful translation of Fa-
hien’s travels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describes accurately and aptly the last new
book from the pen of the indefatigable Dr.
Legge.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volume
before us was ‘very much needed’ and as
little doubt that it will be widely read and
appreciated.” 參照 Thomas W. Pearce,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The China Review,
Vol. 15, No. 4, 1887, p. 208.

◎原文如下：“For the first time,something is
said about Fa-hien the pilgrim. The account
of Fa-hien’s life, though occupying only two
pages of preface, helps us to comprehend and
enjoy the narrative of his pilgrimage.....a
brief insight into the character and training
of this Buddhist pilgrim is an advantage to
his readers. 參照 Thomas W. Pearce,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The China Review, Vol.
15, No. 4, 1887, p. 208.

◎參照張艷，〈《法顯傳》四個早期英譯版本的比較
考〉。

迦摩耶那

題，眼，參照翻譯法顯法師，翻譯題，眼，題
題，校勘題，暇長藏名題題，尼摩尼口宋人名題題。

——，點題名題..大藏法題 (迦摩耶那)

——，點題名題..〈迦摩耶那〉 (《大藏經》標

六十卷)

——，點題目題..迦摩耶那題

——，點題目題..《尼摩尼口宋人名題題》

——，點題目題..——